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续研究成果

马克思金融和 经济危机理论的启示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

张作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续研究成果

马克思金融和 经济危机理论的启示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

张作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启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 / 张作云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 - 7 - 5203 - 0648 - 5

I. ①马…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研究②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 IV. ①A81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56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11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马克思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启示

——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

(代前言) 1

基础理论篇

试论当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 39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问题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57

《资本论》与当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

——兼论国内外学界关于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分歧 78

机制及运行篇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因素的基本结构及内在逻辑 105

关于当代金融和经济危机生成和运行机制的分析 126

作用及趋势篇

《资本论》与当代金融和经济危机作用的二重性 153

当代金融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179

影响及扩大篇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当代国际关系的调整 209

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4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 256

挑战及治理篇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71
我国改革发展两种不同思路评析	313
未来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思考	336

附录

泡沫经济的根源、防范及治理	367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思考	375
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	382
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现阶段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396
后记	418

马克思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启示

——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
(代前言)

一些年来，西方国家理论界的一些人士认为，马克思没有全面而系统的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同时，也有人千方百计地寻找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危机理论上的一致性，企图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抹杀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还有人幻想用凯恩斯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岂不知，马克思虽然没有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专门论著，但在他和他的战友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却有许多地方对资本主义危机作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如果从马克思理论的总体、基本结构及其内在联系来看，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历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无法达到的理论境界。日月如梭，往事如烟，时间越过将近两个世纪，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却依然璀璨夺目，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闪耀着真理的光焰。

一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是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批判开始的。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危机的谬论。大家知道，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常见和最显著的经济现象。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出于其阶级本能，不顾危机频繁发生的历史事实，断然否定危机的存在，炮制出资本主义无危机的辩护性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他以生产能“给其他产品开辟”“销路”^①、“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②为论据，提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买和卖”相互平衡的“销售论”。^③接着，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吸收了萨伊的基本思想，在把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抽象为物物交换之后，提出“生产物自身创造出市场”^④、“市场商品普遍充斥”不可能、“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的理论。^⑤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危机理论上，却完全接受了萨伊和穆勒的观点，在把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归结为“物物交换”的基础上，以“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不可能总是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为依据^⑥，提出了“生产和消费”相统一的理论。^⑦

针对萨伊“买和卖”相互平衡的“销售论”，马克思首先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教条。他说：“有一个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⑧接着，马克思分析了这一“教条”内含的矛盾，他说：从“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所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所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

^① [法]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4页。

^② 同上书，第144页。

^③ 同上书，第142页。

^④ [英] 詹姆斯·穆勒：《商业辩护论》，1803年英文版，第84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6页。

^⑥ [英]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7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1—59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页。

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①这样，买和卖的同一性，就变为不同一，而变为不同买和卖的过程的对立了。在分析了买和卖之间的矛盾之后，马克思揭示了买和卖之间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所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他说：“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②虽然这种矛盾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③，但无论如何，萨伊以“卖和买”的一致性或“无矛盾”的理论为论据，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危机”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和十分荒谬的。

针对穆勒否认生产普遍过剩的“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论，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部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掉了。事实上，为了清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④马克思指出：“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1）供给和需求的这种同一性，从而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这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即等于一定量物化劳动时，才是真实的。只有供给是这种交换价值，供给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这是就价值来说的。但是作为这样的价值，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2）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现有需求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但是作为使用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133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同上书，第1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页。

值，供给绝不是由物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计量的。”^①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使用价值的供给和有待实现的价值的供给绝不是等同的，因为数量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表现同量的交换价值。”“我所供给的（但是还没有实现的）价值和我所供给的、已经实现的”使用价值的量，“绝不是互成比例的”。“没有丝毫理由认为一种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的能力和我所供给的商品量是成比例的。”^② 对于穆勒“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的理论，马克思嘲讽说：“既然穆勒已经假定每个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那末，说全体人员的供给和需求因而也彼此相等的全部冗长的高明议论，便是完全多余的了。”^③ 最后，马克思揭示了穆勒论证方法的实质及其形而上学逻辑。他说：“我们在这里看到，需求和供给的直接等同（从而市场商品普遍充斥的不可能性）是怎样被证明的。需求据说就是产品，而且这种需求的量是用这种产品的价值来计量的。穆勒就是用这同样的抽象‘证明方法’证明买和卖只是等同，而不是彼此相区别；他就是用这同样的同义反复证明价格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他也就是用这同样的手法证明供给和需求（它们只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必然是彼此平衡的。这还是同样的一套逻辑。如果某种关系包含着对立，那它就不仅是对立，而且是对立的统一。因此，它就是没有对立的统一。这就是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④ 可以看出，穆勒“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的理论，不仅在世界观上是唯心的，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形而上学的，整个理论的论证，充斥着以“辩护”为特点的荒谬性。

对于李嘉图以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为宗旨的“生产与消费”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指出了这一理论观点的来源。他说：“李嘉图接受了庸俗的萨伊的（其实是属于詹姆斯·穆勒的）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⑤ 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是以产品同产品交换这一论点为基础的，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7页。

^③ 同上书，第109—110页。

^④ 同上书，第10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3页。

者，正如穆勒所想象的那样，是以‘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为基础的，由此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说，需求仅仅决定于生产本身，或者说，需求和供求完全一致。这种论点也采取李嘉图所特别喜爱的形式，即认为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任何国家都能够生产地加以使用。”^①

接着，马克思揭示了李嘉图“生产和消费”相统一这一理论的荒谬性。他说：“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们支付包含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它们。但是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观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观条件。”^②由此，以“雇佣工人的企业主在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时是工人的代表”为理由，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手法，也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指出：“企业主代表工人——指的是在市场上代表——与假定说工人自己代表自己，条件是不一样的。企业主必须出卖包含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话，就只须出卖把生产中预付的价值——以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工资的价值形式出现——再生产出来的商品量。”“资本家需要的市场比工人需要的市场大。而且，企业主是否认为市场条件对于开始再生产已充分有利，这取决于企业主而不是工人。”“对于一切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用于生产消费的物品来说，即使再生产过程不遭到破坏，工人也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③“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者（买者）和生产者（卖者）等同起来，从而否定危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再生产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3页。

^② 同上书，第591—592页。

^③ 同上书，第592页。

程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只是对“生产者之中的一个，即对资本家，才可以说是等同的。反过来，说消费者就是生产者，也同样是错误的。”“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的人）不生产，可是他消费。”^① 马克思认为，从工人的消费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为“消费和生产”相统一的观点辩护，从而否定生产过剩，进而否定危机，其手法也是蹩脚的。他说：“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他们能够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消费了。”^② “如果把这里所考察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工人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了。”^③

马克思还揭示了李嘉图论证方法的矛盾性。他说：“否定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他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它们证明，如果被它们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有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一个证明，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④

最后，马克思把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的观点综合起来，揭示了他们理论的辩护性质。他指出：“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2—593页。

^② 同上书，第593页。

^③ 同上书，第593—594页。

^④ 同上书，第593页。

满足有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① 这种辩护论，实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证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即永恒存在的生产方式。^②

在批判了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通过否认生产过剩，进而否认危机存在的谬论之后，马克思又批判了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承认危机，但曲解危机根源的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是最早论证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性及其根源的经济学家。关于危机的必然性，西斯蒙第认为，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决定的，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不仅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要实现二者的平衡，“生产要随着需要的比例而相应地增减，这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定理。”^③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无法保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缩小的矛盾，即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只以财富的增长为目的，以拥有庞大的资本为转移，而不是以需要为转移。因而，随着积累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的增长，人们的收入和消费却在缩小。收入的减少，消费的缩小，表现为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国内市场的缩小，使大家把目光集中于国外市场，从而造成世界市场越来越狭小，因而，求助于国外市场也无济于事。正是这种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缩小的矛盾，造成了货物的储存远远超过居民购买力的过剩现象。“经验证明，消费决不是生产的必然结果；相反地市场的饱和才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④ 西斯蒙第还指出了危机的另一原因，即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商业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而且也增加了处理这一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市场是由消费者的人数、爱好、消费的范围和收入的大小共同组成的，“要确切了解和估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4页。

^② 同上书，第602页。

^③ 参见吴奎罡、李可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④ 同上书，第140—141页。

市场上的这种波动是困难的，对于每个生产者来说，这种困难更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洞悉其他商人的数目和购买力，以及要和他竞售商品的竞争对手。”^① 并且他还指出，由于劳动和资本的自由转移是困难的，因而，即使生产者有熟悉市场情况的本领，能了解市场情况的变化，要使自己的生产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困难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这种复杂变化，既难以预测，也难以适应，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无法保持平衡，因而也就必然造成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现象。^②

对于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理论缺陷。关于西斯蒙第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③ “从他的论据的基础来看，他确实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猜测：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创造财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必须有占有这种财富的新形式与之适应；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财富始终只是获得矛盾的存在，同时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④ 对于西斯蒙第的理论缺陷，马克思指出：“他常常迟疑不决的是：国家应该控制生产力，使之适应生产关系呢，还是应该控制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在这方面，他经常求救于过去；他成为‘过去时代的赞颂者’，或者也企图通

^① 参见吴奎罡、李可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② 同上书，第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页。

^④ 同上。

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制服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①

作为英国庸俗经济学创始人的马尔萨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危机理论。首先，他不像萨伊等人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相反，他强调这些矛盾，并且论证了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需求总是由价值决定，而供给总是由数量决定。”“商品不仅同商品相交换，而且也同生产劳动和个人服务相交换，而同这些东西相比，就像同货币相比一样，可能发生市场商品普遍充斥。”“供给必须始终同数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须始终同价值成比例。”“当食物和衣服的数量减少时，它的价值会提高；剩下的食物和衣服的货币价格的增长程度，在一般时间内会超过它们的数量减少的程度，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保持不变。其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推动比过去大的生产劳动量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同货币或劳动相比较，可能同时跌价。”“因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可能的。”同时，他还开出了消除商品普遍生产过剩进而消除危机的药方。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发生商品普遍生产过剩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而在于找到消除生产过剩即危机的方法。他认为，无论是工人的购买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都不能为全部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只有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才能为全部产品提供有效的需求，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他说：“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②

马尔萨斯的危机理论，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首先，马克思揭示了马尔萨斯并不掩盖反而突出资产阶级生产矛盾的原因。他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说来，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58页。

^② 参见吴奎罡、李可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的。因此，马尔萨斯证明，要导致‘财富的不断增长’，无论人口的增加，或资本的积累”，“或‘土地的肥力’”、“‘节省劳动的发明’、‘国外市场’的扩大”，“都是不够的。”^① 其次，马克思揭露了马尔萨斯关于“避免生产过剩即危机”药方的本质内容及其荒谬性。他指出：马尔萨斯开出的药方是：“一方面，存在着工人阶级，由于人口规律的作用，他们同供他们使用的生活资料相比始终是过剩的，即由于生产不足而造成人口过剩；其次，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由于这种人口规律的作用，他们始终能够把工人自己的产品按照这样的价格卖回给工人，使工人从中取回的仅仅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存；最后，社会上还有很大一批寄生虫，一群专事享乐的雄蜂，他们一部分是老爷，一部分是仆役，他们部分地以地租的名义，部分地以政治的名义，无偿地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攫取一大批财富，但是，他们要用从资本家手里夺得的货币，按高于价值的价格支付向这些资本家购买商品；资本家阶级受积累欲望的驱使从事生产，非生产者在经济上则只代表消费欲望，代表挥霍。而且这被描绘为避免生产过剩的唯一办法，而这种生产过剩又是和生产相比的人口过剩同时存在的。处于生产之外的那些阶级的消费过度，被说成是医治这两种过剩的灵丹妙药。工人人口同生产之间的失调现象，通过根本不参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吃掉一部分产品的办法得到消除。资本家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失调现象，则通过财富享受者的消费过度得到消除。”^② 再次，马克思揭露了马尔萨斯危机理论的辩护性。他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十分明显地符合他的目的——为英国现状辩护，为大地主所有制、‘国家和教会’、年金领取者、收税人、教会的什一税、国债、交易所经纪人、教区小吏、牧师和家仆（‘国民支出’）辩护。”^③ 最后，马克思揭示了马尔萨斯危机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反动性。他指出：“马尔萨斯也愿意资本主义生产尽可能自由地发展，只要这一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即各劳动阶级的贫困是这一发展的条件；但是，这种生产同时应该适应贵族及其在国家和教会中的分支的‘消费需要’，并且应该成为一种物质基础，以满足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利益的代表人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57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的过时要求。马尔萨斯愿意有资产阶级生产，只要这一生产不是革命的，只要这一生产不形成历史发展的因素，而只是为‘旧’社会造成更广阔、更方便的物质基础。”^①

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只承认货币危机，不承认生产过剩的危机”、用“生产不足”“消费不足”或“资本过多或不足”来说明危机、用“通货不足或滥发通货”说明危机、用“信用”和“投机”或资本的“贪婪”来说明危机等歪曲或掩盖危机根源和原因的错误理论。至于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防止和消除危机的理论，诸如“提高工资”、“大量工业投资”、“控制通货”、“调节生产和分配”、成立“卡特尔”、“禁止竞争”，甚至通过“道德”训导和“法律”约束，等等，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通过对上述危机理论的批判，建立并阐明了自己科学的危机理论。

二 马克思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要点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著作，其理论大都分散在他的浩瀚的著述之中，但如果从其危机理论的整体来看，却不失其全面性、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品格。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危机历史性质的论述

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没有以过剩为本质特征的危机。他说：“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别生产者遭到破产。”^②“在简单交换中实际上不可能有生产过剩，因为那里问题事实上与交换价值无关，只与使用价值有关。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的”。^③他认为，资本主义幼年时期也不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他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①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② 只是在“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③ 马克思还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产生的特有现象。他说：“延续多年的、本身分为一些各具特点的时期或时代的工业周期，却是大工业所固有的。”^④

（二）关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论述

马克思首先论证了简单商品经济或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他指出，商品流通“分解为W—G和G—W，这是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⑤ “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分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⑥ 关于危机可能性存在的原因，他说：危机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中的表现来说，仅仅来自以下情况，即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阶段——第一，必须是相互补充的形式和阶段，第二，尽管有这种内在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却是过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着、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开、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互相独立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只在于卖和买的分离。”^⑦

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这种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⑧ “危机可能发生在：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时候；第二，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4页。

^③ 同上书，第16—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页。

^⑦ 同上书，第580页。

^⑧ 同上书，第582—583页。